



赵柏田 著

# 帝国的迷津

近代变局中的  
知识、人性与爱欲



中华书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

赵柏田 著

# 帝国的迷津

近代变局中的  
知识、人性与爱欲



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帝国的迷津: 近代变局中的知识、人性与爱欲/ 赵柏田著. —北京: 中华书局, 2008. 9

ISBN 978-7-101-06267-0

I. 帝… II. 赵… III. 知识分子—研究—中国—近代 IV. D663.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19630 号

---

书 名 帝国的迷津——近代变局中的知识、人性与爱欲

著 者 赵柏田

责任编辑 徐卫东 李洪超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未来科学技术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印刷厂

版 次 2008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08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700×1000 毫米 1/16

印张 17¼ 插页 2 字数 230 千字

印 数 1—6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06267-0

定 价 29.00 元

---

## 历史的真实向着诗意的心灵开放

——代自序

历史正在沦为消费品。

消费历史,正在成为现代人职场打拼和茶余饭后的一道什锦拼盘,由此带来的危险,是在一种乡村教师式的喋喋不休或痞子腔式的解构中,把历史本应带给我们的智性和审美的愉悦彻底消解。在这样一个过量消费的时代,诲人不倦的伪启蒙读物和捧哏逗乐的娱乐风稳稳当当地占据着市场排行榜的前位,而“为了让历史学更富有人性”(马克·布洛赫语)、试图擦亮历史之镜的著述反倒更有可能湮灭无闻。

当尘埃落定,历史的魅力会不会因为它在一个时代里曾被当作时尚物品一样来消费而有所逊色呢?显然不会。因为这魅力正来自过往的时间长河里那一一张张消逝的面容,一个个曾经鲜活的生命。那数不清的人与事,当他们穿过落日的灵棚,都去向向了哪里?历史中的人与事,呈现在纸上的词与物,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更能让我们感受到探幽抉微的喜悦,更能激发起我们被禁锢的想象力?

在自谦为“一个技工的笔记本”的《历史学家的技艺》中,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 1866—1944)吁请世人,“我们要警惕,不要让历史学失去诗意”。在这位年鉴学派一代宗师看来,一听到历史具有诗意便惶恐不安,或者以为历史诉诸于情感会有损于理智,都是荒唐和愚蠢的。历史的真实向着诗意的心灵开放,当我在这里开宗明义要为自己的历史叙事方式找到一个合法化的背景时,马克·布洛赫半个多世纪前的这句告诫一下子跳了出来。

马克·布洛赫已经死了,死于1944年纳粹射出的一颗子弹,也是殉身于他“史家必须与全部生活之源泉即现实世界保持不断接触”之信念。他那种为了让

历史学更富于人性的努力,至今还在人文知识界产生着恒久的影响。正是他,和其他优秀的历史学家一起,启示我走上了这条沿着人物的内在纹路观照与体察人性的道路;也是他,启示我在回溯历史暗河时不忘倾听人间的消息。我现在以这样的方式叙述历史,也是向他这样以求真为职志的历史学家、向历史现场的记录者表达发自内心的敬意的一种方式。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来,西潮涌入、新旧知识交汇的近百年中国历史,是本书展开的一个背景。这一较长时段,也正是晚清知识界在感时伤世中喊出的“古今之创事,天地之变局”(王韬语)的时代。其时,旧文化依然根深蒂固,却早已过了黄金时代。在西方武力撞击之下国门被迫洞开,新旧知识、观念交汇形成的锋面,让无数官员、学者的人生和学术面临着歧路,在巨大的迷茫中无所适从。传统旧学与新知识——所谓“西学”,这两种知识体系并无福柯所说的“相似性”,所以它们不可类推,不会仿效,不会交感,而是在同一个世界间有着清晰的界限。

观念的冲突伴生着痛苦的裂变,这痛是人生之痛,更是家国之痛。本书所涉及的部分人物,如林则徐、徐继畲、王韬、容闳、严复、康有为等,他们穿过时代的永夜,已经沐浴在了新知识的曙光下。他们大多活动于近代通商口岸城市(学界惯于把这些人称作“通商口岸知识分子”),西潮的涌入,由器物而制度而思想,以通商口岸城市为中心的东部中国这片狭长的沿海地带最得风气之先。不过,即便是在新派的阵营,也是不无冲突和分歧。还有一些人物如杨度、李慈铭、段光清等,他们和同时代更多的文人学士在旧文化的框架内度过了大半个人生,传统已经渗入到他们骨髓里,无论思想还是行事都不脱旧文人的格局与习气。

本书试图搭建一个人性与观念史交织的平台,让官员与学者、传教士与海盗、思想家与冬烘先生、维新人士与保守派大员悉数登场,在现代性与传统、道德与人性之间角力争逐,呈现出一帧十九世纪中叶至二十世纪初的浮世绘。

考察本书所述十余位主要人物的生平,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至二十世纪中叶,跨度一百余年,他们中大半是官员兼学者,个别以布衣终身,都以自己的方式或深或浅地介入了那个时期的中国政治和官场。因此本书也在一个侧面上,触及了晚清以来官僚政治中人性的一面:这些官员(学者)的长处和弱点,他们面对新事物的疑惧与不安,他们个性的怪诞与乖张,他们之间的思想争锋与利益争斗,以及他们对这世界从幼稚到成熟的描述。他们中最优秀的一些人,已经堪称那个时

## 2 帝国的迷津



代的思想精英。诚然,在近代中国做一个思想家,首先意味着要有承受失败的强大的内心力量。这些先觉者就像一个个与巨人赛跑而注定失败的人,他们大声呼告着,要告诉那个巨人前方何处是悬崖,何处是坦途,但他们的声音总也追不上那个踉跄着前进的巨人。

本书描绘的这些个案,或许正好印证了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一个迷津:急剧的政治变革往往超越时代思想,中国思想家的理论建构几乎很少像西方资本主义兴起、发展中那样,成为政治变革的先导;任何思想家都很难在自己短暂的一生中始终引领着时代潮流,执思想界之牛耳。如同春天的气候一般多变的近代中国时局,使得很少有几位思想家能始终如一地坚持原有思想并构成严密的体系,以加速度行进的时代导致了思想家们一个一个地落伍(这一观点,亦可参见马勇先生的《严复学术思想评传》一书)。他们的思想就像一支支不失锋利的箭簇,铆足了劲离弦飞去,却总是脱靶。有几次看似已经命中了近代中国的软肋,但巨人不知如何一转身,那箭还是轻轻滑过,飞驰着,落入历史和时间无穷的幽深处。

可悲可叹就在于,后来的世代里,当中国的奔跑获得越来越快的加速度时,后起的一群人丢弃他们的前辈就像丢弃一个个恶梦的影子。

在近代中国,政治向来是政客和野心家谋求权力、实现利益最大化的舞台,而不是公民实现自我价值的平台,因此凸现出一个极大的矛盾:要改革的没有权力,有权力的既得利益者又不会主动、积极去改革,结果会酿成大众共同参与的暴力,最终可能形成暴政与推翻暴政的历史循环。现代性之于中国,是一个多么漫长、曲折、艰难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迷津依然是现在时。

本书同时试图把这些人和事放到人性与爱欲这一文学与历史的铰接点上进行考察。套用特里·伊格尔顿的一个说法,爱欲以及身体,是一套“精心设置的编码”,正可以投合知识分子追索复杂性的激情,它是“文化与自然之间的铰接点”。尽管,历史阐述从社会、政治史向身体学的转向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西方就已初露端倪,但在中国,这种把大脑与感官结合起来的叙事,对早已习惯一元史论的读者的阅读神经还是不无挑战意味。

进入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我的足迹和心迹可用一个词概括之——大幅度后撤:从生活世界到文字世界,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从对当下生活的描摹到历史书写,从文学走到学术边缘。当退无可退,无所依傍,也是我在绝地里完成新一轮



## 目 录

### 历史的真实向着诗意的心灵开放——代自序

### 迷津——林则徐与徐继畲的一次交锋

|                  |    |
|------------------|----|
| 一 还乡             | 1  |
| 二 从内陆到沿海         | 3  |
| 三 乌山之争           | 8  |
| 四 林则徐的终结         | 16 |
| 五 徐继畲的退隐生活       | 17 |
| 附记一：关于通商口岸的入城    | 21 |
| 附记二：华盛顿纪念塔内的宁波石碑 | 22 |
| 人物档案             | 23 |

### 先觉者悲歌——王韬和他生活的年代

|                       |    |
|-----------------------|----|
| 一 黑暗中的笑声              | 25 |
| 二 生活在边缘               | 27 |
| 三 灯火楼台                | 28 |
| 四 淞沪漫游                | 32 |
| 五 一场多角恋爱              | 35 |
| 六 “圣朝之弃物，盛世之废民”       | 41 |
| 七 东游扶桑                | 47 |
| 八 重返上海                | 50 |
| 九 迷雾中的脸               | 54 |
| 附记：孙中山上书李鸿章的经过及与王韬之关系 | 56 |



|      |    |
|------|----|
| 人物档案 | 57 |
|------|----|

## 从暴民到顺民——1852年春夏宁波纪事

|          |    |
|----------|----|
| 一 晨光下的器动 | 59 |
| 二 红封与白封  | 62 |
| 三 进军东乡   | 64 |
| 四 告密者    | 69 |
| 五 奔跑的疯女人 | 70 |
| 人物档案     | 71 |

## 一场殖民地爱情的始末——罗伯特·赫德在中国的最初十年

|              |    |
|--------------|----|
| 一 去东方之路      | 72 |
| 二 领事馆小湾      | 74 |
| 三 黑暗中绽放的情欲之花 | 76 |
| 四 动物世界       | 81 |
| 五 阿姚         | 83 |
| 六 强弩之末       | 86 |
| 人物档案         | 89 |

## 纵横四海——海盗布兴有事迹考

|           |     |
|-----------|-----|
| 一 绿壳      | 91  |
| 二 招安      | 92  |
| 三 捕盗      | 93  |
| 四 恶棍来了    | 95  |
| 五 火拼      | 96  |
| 六 与福建水手争斗 | 98  |
| 七 捕杀九丁    | 99  |
| 八 攻城      | 101 |
| 九 结局      | 101 |

## 2 帝国的迷津

## 庸人列传——上海往事里的道台们

- 一 小地方
- 二 被欺骗的林则徐
- 三 十年后
- 四 宫慕久
- 五 青浦事件
- 六 一个游手好闲的野心家
- 七 又蛮横又优雅的麟桂
- 八 雷米的地皮
- 九 东山再起
- 十 天敌
- 十一 黯然落幕
- 附记：上海道台
- 人物档案

## 名士风流——李慈铭在北京

- 一 入京
- 二 做了京官
- 三 到处都是敌人
- 四 青年艺术家赵之谦
- 五 进士李慈铭的经济生活
- 六 “御前仗马”
- 人物档案

## 缢网劳蛛——西学东渐中的容闳

- 一 新知识与人生
- 二 三迁其业
- 三 在中国内陆旅行
- 四 去南京

章 103 页 六

104 页 七

105 页 八

106 页 九

108

110 页 十

111 页 十一

112 页 十二

113 页 十三

114 页 十四

116 页 十五

117 页 十六

118 页 十七

119 页 十八

119 页 十九

123 页 二十

126 页 二十一

129 页 二十二

131 页 二十三

135 页 二十四

136 页 二十五

137 页 二十六

140 页 二十七

142 页 二十八

143 页 二十九

五 一场改变了命运的谈话

六 留美幼童

七 复活

附记：留美幼童自述

人物档案

如云漂泊——杨度在 1898 年

一 春日出行

二 上海风流

三 北京之行

四 汉水之旅

五 不如归去

六 雪落潇湘

附记：有关《杨度日记》

人物档案

与中国巨人赛跑——严复与近代中国

一 一个海军军官的人生初年

二 总教习的苦恼与屈辱

三 著述以醒世

四 “君为思想家，鄙人乃实行家也”

五 “一个糟糕的时期”到来了

六 过渡年代里的一代人

附记：内藤湖南记录的一次对话

人物档案

两生花——碎片拼接的大历史中的小人物命运

一 自杀的女人

二 天纵远游

4 帝国的迷津

147

149

152

155

157

159

161

163

167

171

172

175

175

177

179

183

188

191

199

204

205

207

208

|                            |     |
|----------------------------|-----|
| 三 鹤子                       | 213 |
| 四 “窗前的露水与雾”                | 215 |
| 五 天堂漫游                     | 222 |
| 人物档案                       | 224 |
| <br>百年约园——张寿镛的传奇人生         |     |
| 一 消失的石榴树                   | 226 |
| 二 “茫茫三十年,不堪回首顾”            | 231 |
| 三 日月光华                     | 234 |
| 四 当书痴遭遇战争                  | 237 |
| 人物档案                       | 242 |
| <br>法官和他的另一个角色——关于吴经熊的一桩公案 |     |
| 一 一脚踩上了一个好时代?              | 243 |
| 二 一个理想主义者与一个经验主义者的通信       | 244 |
| 三 从“约翰·吴”到“若望·吴”           | 247 |
| 四 一个天主教徒的安魂之所              | 252 |
| 人物档案                       | 253 |
| <br>参考书目                   | 254 |
| <br>跋:历史地表下的人性之书           | 259 |

## ——林则徐与徐继畲的一次交锋

## 一 还乡

道光二十九年(1849)秋天,一个被疝气病和头晕病折磨已久的老人离开昆明,踏上了东归故乡之路。此人就是刚刚卸任云贵总督、奏请开缺回乡调治的林则徐。岁在己酉的1849年,林则徐六十五岁,在官场驰驱了大半辈子的他已是力疲心瘁。尤其是近十年来,从造成新疆伊犁,到重新起用后驻节于多事的陕甘、云贵,衰惫之躯已越来越让他有力不从心之感。

去北京,还是回老家福州?动身前,林则徐曾有过短暂的犹豫。任职北京的女婿沈葆楨竭力促成退休的老丈人进京居住。林则徐早先亦有此意,曾委托京中老友代为觅屋,但京城官场繁重的应酬让他一想起来脑袋就发怵。不出门吧,恐怕引起招怪;出去应酬吧,又与告病名实不符,万一哪个小人背后射来一箭,尤为不值。更让他担心的还是北京寒冷的冬天。这几年一直在南方过冬,从来不用穿什么大毛衣服,万一不适应京城如许寒冷的气候,旧疾转重,那真要把一把老骨头扔在皇城根下了。

但是,故乡福州也并非宁静的乐土。二十年不履故土,林则徐闭着眼睛都能想象出文藻山背后倾圮的老屋和庭院里疯长的荒草。几亩薄田,外加几间东倒西歪屋,使他归来事农圃的田园生活设想也会在事实上成为一个泡影。从云南昆明刚启程至曲靖,在写给女婿沈葆楨的一封信中,他对自己能否在故乡长住表示出忧虑。这一忧虑随着家乡的逼近越来越困扰着他。扶病东归至南昌,林则徐在百花洲淹留了四十余天。固然是旅途过于劳顿,他要觅医诊治,但在一封写给朋友

的信里，他流露了近乡情更怯的更深层次的原因：

第鄙乡卧榻之侧，有人鼾睡，能否常往，尚未可知。

卧榻之侧何人，让林则徐一提起来就耿耿于怀？

他的故乡福州城，已在1844年的夏天作为五个通商口岸之一向西方世界开放。1845年1月，英国驻福州首任领事李太郭（George Tradescant Lay）争得他的领事馆人员入住福州城内乌山积翠寺。从家乡朋友的来信中得知此事时，林则徐已在署理陕甘总督任上，此事曾引起他的忧虑与警觉。一个宦游在外的人，怎忍心看着故乡成为一个“腥臊之窟”？那时他就在给同僚的一封信中慨叹：“海滨瘠壤，民间已不聊生，况有物焉，鼾睡于旁，人心何能安定？……五六年来，东南之事，正如一部十七史。”彼时距1840年的那场中英之战才过去四五个年头，作为这一改变近代中国进程的事件的主角之一，林则徐已经深感历史的吊诡了。

自道光二十九年（1849）十月下旬动身，至道光三十年（1850）四月，林则徐终于抵达想回又不忍回的故乡福州。从昆明到福州，这一程路他走了近半年。姑且不论交通的不便和身体上的原因，他实在是走得过于慢了一些。

自道光十年（1830）离开福州，二十年过去了。文藻山的房屋久未修葺，也少人打理，再加临着穿城而过的闽江的一条支流，地势低洼，汛期发大水时留在梁柱上的水线还宛然可辨。欲行另购房屋，却又力不从心，他多年行走官场，但没攒下什么钱。林则徐把住宅第三井的双层楼房稍作收拾，就住了进去，这就是后人俗称的“七十二峰楼”，楼上是他的藏书室兼工作室“云左山房”。

这个六十六岁的老人现在有时间去回忆自己并不宁静的一生了。从京城的翰林院，到武昌，到广州，再至遣戍西北，这就是他的官场之路。人生就像一个白痴画的并不太圆的圈，他现在又回到了度过整个少年时代的这座多雨的南方城市。他读书，写作，整理宦居各地时写下的诗篇，日子过得看上去似乎波澜不惊，但病痛袭来时遮天蔽日的黑暗却时时挑战着他的意志力。有时，他不无悲观地觉得真的熬不下去了。这一时期往来信件为我们呈现出一个被病痛折磨的老人形象：



力疾返里，委顿难支，破屋本在省垣，只得复仍其旧，摒挡一切，深觉累身。

喘咳、气逆及鼻衄诸疾，较前瘥减，惟疝气下坠，不独拜跪之难，并行坐亦不能自适，时时作痛。

但比身体的疼痛更甚的，是接下来发生的事件。这撞击他内心的痛，至死都未能平息。

## 二 从内陆到沿海

1850年，驻节福州的最高行政长官是帝国的著名能吏徐继畲。道光二十六年(1846)，他由福建布政使升任广西巡抚，在赴任途中接到道光皇帝的命令，返回福建出任福建巡抚并兼办通商事务。道咸年间的帝国政坛，这般朝令夕改的事情并不只是落在徐继畲一人身上。按帝国官制，闽浙总督与福建巡抚都驻节福州城，但这一年闽浙总督刘韵珂因病乞假，由徐继畲代理总督职务，他成了福州城甚至闽、浙两省事实上的一把手。

现在，他的官帽上沿缀着一颗红珊瑚，官服的前胸后背都绣着锦雉。作为全国十五名巡抚之一，他的级别是从二品，上司的缺席使他兼署闽浙总督一职，同时他还兼任兵部侍郎、右副都御史等职，以便更好地做好节制军务、考核群吏、监督乡试、代表朝廷管理地方上的财政税收，以及时人视之为畏途的办理通商事务等工作。

这个学者型的官员1795年出生于山西省五台县一个有着浓郁书香的缙绅之家。在帝国官场上，徐继畲这样的出身和经历应该算得上是根正苗红：在博学的父亲的指导下，还是幼年的他就开始接受儒家经典训练，尽管十九岁中举后，伴着青春期的闷骚他度过了十三年苦闷的时光，但1826年的会试及第，及后来朝考中名列第一的辉煌经历，使他当之无愧地成为科场的宠儿。经皇帝召见，他荣幸地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在国家的最高学府继续他的学业，并在不久后晋升为正七品的翰林院编修。

在1826年进翰林院之前,徐继畲在他的山西老家度过了人生的头三十年。关于山西,不错,它确如一个历史学家所说,是“一个巨大的堡垒”:高高的黄土地、岩体坚硬的群山、河谷、陡峭的崖壁,这一切构成了天然的防护屏障。它无疑应该划入到费正清博士所说的“内陆中国”里去。在接下来的混乱年代,这些地理和文化的屏障使得传统中国在这里保留下了最好的样板。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徐继畲生活的十九世纪,使得这个内陆省份闻名遐迩的,还有执当时国内金融之牛耳的山西票号和赶着骆驼走南闯北的山西帮商人。徐继畲的老家在五台山南麓的一片丘陵地带,在这里,青年时代的徐继畲肯定目睹过汾河岸边的商业中心喧闹繁忙的景象。以后的事实证明,当他后来有机会到东部沿海任职时,这一切都将对他产生重要的影响。

在翰林院呆了十年后,这位年轻的官员踏上了帝国官场的晋升阶梯。此后他辗转于多个职位并获得快速的升迁,从陕西道监察御史到广西浔州知府、延津绍道台、汀漳龙道代理道台、福建粮台、广东按察使、广东布政使、福建布政使,直到1846年出任福建巡抚一职,从翰林院出来不到十年,他的级别由从五品升至从二品,连升六级,成为帝国一颗耀眼的政治明星、权倾一方的封疆大吏。当他跻身于高级官场这一变化莫测的环境中时,他的升迁有时连他的家人也难以置信,因为有时才隔几个月甚至几天他就得到提拔。他在沿海地区的发迹无疑得益于翰林院十年打下的社会关系,这在道光年间的政坛上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众所周知,他与道光皇帝童年时代的好友、翰林院掌院学士满族大臣穆彰阿有着密切的来往。当然,作为一个善于处理海疆事务的“夷务”专家、一个颇具才略的行政官员,徐继畲得到北京方面实权人物的关注和支持也在情理之中。

这位才华横溢的官员最初来到福建是在道光二十年(1840)七月。当时沿海形势吃紧,战争一触即发,徐继畲从广西调任延津绍道,管辖闽江上游地区,后又奉命兼署汀漳龙道,驻守漳州。应该指出的是,就在他到达闽南沿海时,一支英国远征军也抵达了中国东海岸。这支舰队由英国人乔治·懿律率领,以“鳄鱼”号为旗舰,在北上天津的途中,封锁厦门,炮击定海,直如摧枯拉朽,并最终迫使道光皇帝完全转变了对英国的强硬立场。

道光二十一年(1841),闽浙总督颜伯焘苦心构筑的厦门防线失陷,四百多门火炮和六七千精兵没有抵挡住三十余艘英国军舰的进攻。此时,徐继畲奉令死守

漳州。目睹英国人攻陷厦门,这个博学的中国官员如此写道:“寝食不遑,心力交瘁”,“逆夷叵测”。对他来说,冥顽不化的西方人实在是一个谜,他们强大的武力也让他感到惊奇。朝廷卷入这场无望的战争,在务实的他看来实在是愚不可及。在战败后写给山西友人的一封信中,他称英国人是“红毛”中最强大的种族,生活在距中国七万里远的地方,占据了大西洋、小西洋(印度洋)、南洋、东南洋(东南亚)沿岸的数十处港口,其船坚固庞大,其炮猛烈,其海军相当强大,并称“逆夷以商贩为生,以利为命,并无攻城掠地、割据疆土之意,所欲得者,中国著名之码头,以便售卖其货物耳”。

或许是北京强硬的后台起了作用,战败并没有让徐继畲丢官,相反,他在第二年五月被提升为广东按察使,接着又任广东布政使,并于同年九月再度回到福建出任布政使一职,成为该省的三把手,奉命移驻厦门,负责办理通商事务。

他与天朝帝国之外的外部世界的接触和了解,当是从这个时期开始。越过语言和文化的障碍,他开始与西方人打交道,这些人中有形形色色的传教士、医生、领事、商人和海员。他还多次和被他称为“西土淹博之士”的美国传教士兼旅行家雅裨理进行对话。徐从他这里得到了大量西方地理文献,并自制了部分地图。雅裨理称这个钦派专员是自己见过的中国官员中“最爱寻根问底的”,“他对了解世界各国状况,远比倾听天国的真理急切得多”。与徐继畲有着良好关系的外国传教士和外交官员还有李太郭、高民、阿礼国等人。无疑,这些人对徐继畲新的世界观的形成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同时,徐也在与他们的交涉中表现出他的才干,抬高了他在清朝官场中的身价。

令人吃惊的是,在收集了大量关于外部世界的资料后,这个精干的官员于政务之余在厦门写出了三万余字的《瀛环考略》,并在多次增删后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定名为《瀛环志略》付印出版。全书共十卷,十四余万字,四十二幅地图。此书几乎没有偏见地提供了关于世界的图景。沪上名士王韬读到这本书后,把它与魏源的《海国图志》并列,誉之“纲举目张,条分缕析,综古今之沿革,详形势之变迁,凡列国之强弱盛衰、治乱理忽,俾于尺幅中,无不朗然如烛照而眉晰”,慨叹徐继畲“内感于时变,外切于边防,隐愤抑郁,而有是书”,“殆有深思远虑也乎”。二十年后的《纽约时报》甚至如此评论:“中国历史悠久的整个地理学体系,被这位东方的伽利略改革了。”